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刘 邦 全 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官逼民反	(1)
一、沙丘矫诏	(1)
二、陈涉发难	(11)
三、四路出击	(20)
四、群雄并起	(32)
第二章 沛县起兵	(40)
一、布衣刘邦	(40)
二、斩蛇兴兵	(51)
三、彭城之约	(60)
四、入关灭秦	(72)
五、约法三章	(84)
第三章 楚汉相争	(95)
一、鸿门宴会	(95)
二、戏亭封王	(105)
三、还定三秦	(114)
四、东败彭城	(127)

五、相持成皋	(139)
六、垓下决战	(157)
第四章 兔死狗烹	(177)
一、称帝定陶	(177)
二、计杀韩信	(190)
三、忠臣护主	(203)
四、征豨斩越	(213)
五、东平英布	(224)
第五章 汉袭秦制	(236)
一、集权中央	(236)
二、初建朝仪	(245)
三、重农抑商	(253)
四、纳才量用	(261)
第六章 北定匈奴	(273)
一、北境匈奴	(273)
二、北定匈奴	(281)
第七章 废立太子	(292)
一、事起戚姬	(292)
二、一波三折	(299)
第八章 长乐终寿	(311)
一、终寿长乐	(311)
二、吕后施威	(319)

第一章 官逼民反

一、沙丘矫诏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已五十岁的大秦天子决定再次出游,巡视郡县,威慑海内。少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左丞相李斯随驾出游。

这日,秦始皇銮驾在仪仗和武士的簇拥下,出了咸阳城,踏上了宽而平的黄土大道。只见戈矛生辉、甲乘如云,在路旁青松绿柳的陪衬下,显得好不威风。

车驾行至云梦,路过九嶷山,朝山祭过虞舜墓,而后渡江南下,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到钱塘(今杭州市西灵隐山麓),临浙江(今钱塘江),遇江有大潮,水急浪大,于是向西绕道过江,登上会稽山(今浙江中部绍兴、嵊县、诸暨、东阳间),祭禹陵,又遥祀南海,立石刻颂“秦德”后,车驾转而向北。过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自江乘(今江苏句容北)渡江,从海上直达琅邪(今山东胶南县琅邪西北)。

琅邪住着方士徐福。数年前,他奉诏自此出海求仙,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几年过去了,人死了不少,财耗了许多,药却没找到。闻銮驾到来,心中一惊,随后又平静下来。

秦始皇宣召徐福。

“方士,时间已久,不知仙药可否找到?”

“陛下,臣船几临蓬莱,不想有大鲛鱼护岛,此鱼能掀风作浪,

船无法靠岸，故不能登岸求药。臣请陛下派弓弩手，随船前往，射死鲛鱼，方可上岛求药。”

一心想长生不死的秦始皇，不仅没责他欺诳，反而准他所议，拨了几百弓箭手，供他使用。

徐福备好大船，载了几千名童男童女及所需之物，扬帆出海，一去不归。

秦始皇在琅邪住了几日，见徐福不归，遂命驾西归，渡河到了平原津，忽觉身体欠安，发高烧，心神恍惚，虽经御医治疗，仍不见好转。李斯等见状，忙令车驾日夜兼程，到了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秦始皇已病入膏肓。李斯忙令车驾停住，将秦始皇送人行宫。

宽敞的行宫内，秦始皇卧于龙床，路途的劳累，病魔的侵害，使他消瘦了不少，双目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御医、侍女送汤端药，往来穿梭。

行宫外，李斯、赵高正在窃窃私语，皇帝病危，看来凶多吉少。

到此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江山的皇帝，仿佛才感到：自己虽处人间至尊之位，但仍和普通百姓一样，摆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一人生之路。那动用了几十万百姓修建的阿房宫不知现在如何？自己死后该传位于何人？

忽然，他双目睁开，炯炯有神，吩咐身旁侍者召进李斯、赵高，令赵高速起诏书，赐与长子扶苏，叫他赶回咸阳，守候丧葬。

书已加封，还未送出，秦始皇就已去世。赵高见此，忙将诏书藏于袖中。李斯神色不安，顾不得诏书之事，拉住赵高，急急退出，商议丧后之事。

一代帝王，就此了局。生时，是何等的威严、显赫。他起名始皇帝，想让他创下的帝业，代代相传、永无休止。然而，他的尸骨未寒，一场矫诏之变将要发生，一场手足残杀将要展开，一场更大的

暴风雨将要横扫他所创下的基业。

赵高被李斯拉出殿外，两人站在无人之处，赵高若有所思地询问：

“丞相，现下事急，不知你想如何处置？”

“陛下驾崩，实出意外，如立即发丧，恐诸公子及天下生变，不如封住消息，秘不发丧，将陛下尸身置于辒辌车中，百官所奏如故，送入辒辌车中由你我处理。不知府令意下如何？”

“全凭丞相安排。”赵高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

“如此，请府令速发诏书，请公子扶苏赶赴咸阳，主持丧事。”

一切按两人商议的办理。至此，知秦始皇驾崩者，只限于李斯、赵高、胡亥等五六人。在这五六人中，赵高心怀不轨，挑起了矫诏之变。

赵高没有听从李斯的吩咐，他匿诏不发，却钻入了胡亥的房间。

“公子，现主上驾崩，无诏分封诸公子，而独遗长子书。长子至，必即帝位。如此，公子等皆无寸土，岂不可忧？”赵高在实行他的阴谋。

“府令言重了，我听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无遗命分封诸子，怎可妄议。”

“不然，公子可知，今国家之权，全掌握在高、公子与丞相手中，愿公子认真考虑。须知，人为我制，与我为人制，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现时机难得，怎可错过？”

“不可，废兄而立弟，为不义；不奉父诏而畏死，为不孝；自己无才，依人求功，为无能。此三条皆背德而行，如加妄行，必至身死国危，祖庙得不到祭祀。”胡亥勃然变色。

“公子勿急，臣闻商代武汤弑主，天下称义，不为不忠；卫辄拒父，国人皆服，孔子也默许，不为不孝。所以，行大事不可拘谨，举

盛德也不必谦让，否则顾小而忘大，后必受害；犹豫不决，后必生悔；果断敢行，后必成功。”

赵高一番话，说得胡亥怦然心动。他沉吟半晌，方叹息道：

“现车驾未发，丧礼未终，怎可为了此事，去求丞相？”

赵高见阴谋得逞，忙接口道：

“时机难得，稍纵即逝！不劳公子费心，臣自找丞相商议。”

赵高自胡亥房中出来，找到了李斯。

“丞相，高有一事相商。今主上驾崩，外人不知，就是主上遗长子书，也只有丞相与高知道，究竟太子属于何人，全凭我两人口中说出。不知丞相意中太子是何人？”

李斯闻言大惊。

“府今此言从何而来，此乃一片亡国之语，此事岂是人臣所议？”

“丞相不必惊慌，敢问丞相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功绩比得上蒙恬吗？谋略比得上蒙恬吗？人心所向比得上蒙恬吗？与长子的情谊比得上蒙恬吗？”赵高一口气问出五个问题。

“扪心自问，这五点都比不过蒙恬。敢问府令为何责难于我？”

“高为内宫厮役，幸得粗知刀笔，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见过秦封赏功臣能传到下代的，且后代子孙，往往遭到诛杀。主上有子二十余人，丞相都很熟悉。长子刚毅武勇，知人善任，即位后必用蒙恬为丞相；敢问丞相，届时还能保住印绶，荣归乡里吗？高奉诏教授胡亥法事已有数年，见他仁慈笃厚，轻财重士，口拙心明，敬重贤士，对此诸公子中，无一能及，何不立他为嗣，请丞相定夺？”

“请不必多言，斯受主上之托，上听天命，利害得失，已无暇顾及了。”

“此言不妥，安即可危，危即可安，安危不定，怎得称明？”

“想我李斯，本是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一布衣，蒙上宠信，得

为丞相，位至通侯，子孙得食俸禄，此乃主上信任，方将国家存亡安危系于斯身，怎可忍心相负！且忠臣不避死，孝子不畏劳，斯只求自守其职罢了。请府令勿再多言，恕斯得罪。”

赵高察颜观色，知李斯语言虽坚，但已属色厉内荏了，于是用威胁的语言说道：

“丞相，从来圣人无常道，见机行事，从时而变，岂有长久不变之理。方今天下权命，全操于胡亥之手，高从其意，可以得志，惟与丞相交好多年，不敢不将真情相告。丞相乃明事理之人，应晓其中利害。”

李斯闻言，心中一颤，不无感慨地说：

“我闻晋废申生，立奚齐，造成三世不安；齐小白与公子纠争位，落得身首异处；纣杀比干、囚箕子，不听劝告，国为丘墟；此三者，皆逆天而行，宗庙得不到血食祭祀。斯也是人——应守正道，怎可参与逆谋？”

“丞相，高言至此，如从高言，就可长为通侯，世世称孤，寿若乔松，智若孔、墨。如不从高言，必祸及子孙。高实为丞相寒心，望丞相思之。”赵高发出最后通牒。言罢，起身欲辞。

李斯知赵高已与胡亥串通一气，车驾在外，自己独身难挡。若从，实背良心；若不从，必有奇祸。禁不住泪流满面，仰天长叹道：

“天呀！斯生不逢时，偏遭乱世，既不能死，何以托命！”

李斯妥协了，投降了，为了保全自家性命，他参与了赵高、胡亥矫诏之谋。

赵高见李斯如此，忙回报胡亥。他们经过密议，便假传诏旨，立胡亥为太子，由赵高起草另修一书赐与长子扶苏、蒙恬。其书云：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

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赵高等人矫诏完毕，一边催动人马准备西归，一边派出心腹，持书赶往上郡（今陕西北部）。

时值七月，天气炎热，秦始皇的尸体开始发臭。赵高假传圣旨，令各车加载一袋鲍鱼，以混淆气味，遮人眼目。

大队人马扬起一团灰尘，披星戴月过井陘（今河北井陘县北井陘山上的井陘关），越九原（今包头市西），直奔咸阳。

一名使者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边塞重地上郡。

上郡府廷内，使者宣完诏书，扶苏即被这突来事件惊呆了，既而失声痛哭，转身进入内室，拔剑欲奉诏自刎。时蒙恬在侧，忙上前止住：

“公子，主上在外，未立太子，令臣将三十万之众守边，公子监护，这是天下之重任。今一使者前来，就要自杀，怎知是否有诈？请派人前往咸阳请命，如果属实，再自杀不迟。”

扶苏对此事也有怀疑，无奈使者一再催促，逼得扶苏胸无主见，遂痛哭一场，对蒙恬说：

“父赐子死，子不得不死，何必多请。”说完，拔剑自杀。

蒙恬不像扶苏，他不肯轻易就死。厚葬扶苏后，将兵符交给王离，自入阳周狱中，静待后命。使者见此，只好作罢，动身回咸阳复命。

咸阳城中，胡亥、赵高闻扶苏已死，方传出秦始皇死讯，遂假传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文武百官都认为是前帝遗命，没提出任何异议。胡亥即位后，为稳定人心，立即下诏，丞相以下，原职不动，唯将赵高提为郎中令，足见对其宠信之意。他哪里会想得到，今日将他推上帝位之人，也是明日将他逼死之士。

九月，秦始皇的棺木移往骊山安葬。

骊山，位于骊邑南边（今陕西临潼县城东南），山势峻美，地出温泉。秦始皇生前，看中此山，征调数十万人穿山造墓，深达三泉，方圆五六里。泉本北流，冲击墓道，为此用土塞住，使其东西分流。骊山有土无石，筑椁之石，都是人力从巴、蜀运来，为此也不知死伤了多少百姓。待石椁建成，犹如一座豪华的宫殿，上如天，下如地。上嵌无数绝大的珍珠，当作日月星辰，下铺无数水银，当作江河大海。宫中有石刻的百官，分列两旁。周围堆满了珍奇玩物、人间瑰宝。为防人盗墓，又令能工巧匠在各处关卡设置了机弩、暗器。再从东海捕捉人鱼，取油作烛，点然后可长久不熄。真是穷奢极欲，人间少有。

此墓刚刚建成不久，恰逢秦始皇驾崩。

胡亥率领百官、后妃将秦始皇安葬完毕，突然下达一道旨令：

先帝后宫，未有子者，一律殉葬。后宫女子，多半无子。此令一下，号哭之声响彻山谷，有不少绝色女子当场撞壁而亡，真是惨不忍睹。一行人刚迈出石椁最后一道门，忽然有人问胡亥说：

“陛下，墓中宝藏甚多，虽有机关、暗器，但都瞒不过工匠，为防日后盗墓，不如将他们一齐铲除。”

胡亥听后，觉得有理，遂令兵卒将工匠们全部拿住，关入墓中。可怜这些工匠们，生为秦始皇修墓，死为秦始皇陪葬。可恨那胡亥、赵高，手段之残忍，真是灭绝人寰。

胡亥葬父已毕，回朝理政，有心释放蒙恬，赵高私下沉思：将来如果恬被重用，恐对自己不利，再说平日自己与蒙家有仇，不乘此机会除掉蒙家兄弟，还等何时！于是向胡亥进谗说：

“陛下，臣闻先主在世之时，欲立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之弟蒙毅多次谏阻，且其兄弟二人在先主面前又常道陛下之短，所以先主驾崩之时，乃立扶苏。今扶苏已死，怕日后蒙氏兄弟为扶苏复仇。

依臣之见，不如处死！”

胡亥释放蒙恬本有顾虑，加上听信赵高这番谗言，便下定决心处死蒙氏兄弟。

两人正议间，忽有一少年向前谏道：

“陛下，臣闻以前赵王迁杀其忠臣李牧，误用颜聚；燕王喜用荆轲之谋，与秦毁约；齐王建残杀先世遗臣，偏信后胜。结果这三个君王都落得国破家亡。今蒙氏兄弟，为我朝的大臣谋士，有大功于国，而陛下要将他们处死，臣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能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宠信小人，内使群臣解体，外使斗士离心，臣认为切不可如此。”

胡亥见是兄子子婴，竟不答话，叱令退去。遂派两使者分赴代（今河北蔚县。当时蒙毅在此）、上郡（今陕西北部），逼杀蒙氏兄弟。

秦二世元年初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胡亥重申法令，对秦始皇留下的苛政，不仅不改，反而加重。百姓怨声载道，百官噤若寒蝉。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胡亥、赵高矫诏之事，渐渐透出，官员们免不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胡亥见此，心中不安，找来赵高问计：

“朕即位以来，大臣们不服，官吏尚强，如诸公子与我争位，将如何是好？”

赵高沉思了片刻，抬起头来对胡亥说：

“臣早就想说，一直没有敢说。”说着他用眼环顾了一下四周。

胡亥知其意，忙令左右侍者退去。

赵高接着说：

“现朝中官员，多是先帝遗臣，功劳卓著。而高素来微贱，蒙陛下提拔，擢居上位，掌管内政。大臣们虽貌似从属，实则内心不服，阴谋为乱。如不早早防范，臣死事小，恐危及到陛下。依臣之见，

不如将先帝遗臣，及可能与陛下争位之人全部除去。然后换上一批新人，让他们由贱变贵，由贫致富。如此，方可威震天下。”

“卿言正和朕意，就如此办理。”

为保帝位，胡亥铁了心！

一场宫廷大屠杀就此开始。

一朝权在手，便把酷令行。赵高以阴谋为乱的罪名，在不到数日内，把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投入监狱。狱中，赵高动用酷刑，把这些金枝玉叶们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开始还喊冤叫屈，到后来，实在熬受不住，只得赵高说一句，他们就承认一句。赵高得了口供，如获至宝，忙跑到胡亥处汇报。胡亥狠狠心，命推出市曹，一律处斩。其家财全部收归官有。

公子将闾等三人，为人忠厚，安分守己，平日并无任何异议，但仍被赵高囚于内宫。胡亥已杀兄弟姐妹多人，还怜惜什么将闾，派使者宣诏说：“公子不臣，罪当死，速速就法。”将闾闻诏，申辩道：

“平时入侍朝廷，我没有失礼；随班廊庙，我没有失节；受命应对，我没有失辞，如何叫作不臣？我就死，也要问个明白。”

“臣不知其详，只是奉诏行事。”使者不加任何解释。

将闾闻言，知死已难免，仰天大呼三声“天呀！”兄弟三人遂拔剑自杀。

公子高未被捕入狱，自思难免一死。想逃，又怕连累家小，左思右想，想出一条舍身保家的办法。他含泪提笔修成一书：

“臣高冒死上奏：先帝康健之时，臣入宫得赐美食，出宫得赐乘舆。御府之衣，帝曾赐臣；宫中宝马，帝曾赐臣。帝崩而臣未能从之，此乃为人子者不孝，为人臣者不忠。不忠者无颜苟活于世。臣请从先帝而死，死后请将臣葬于骊山脚下。望陛下准奏。”

胡亥见书，喜出望外，心想我正不知如何处置他，他却来自己求死，准他就是。但转念一思，这其中是否有诈？忙招来赵高：

“卿看此书，是否真情？”

赵高看过奏书，笑了笑：

“陛下多心了，大臣们忙着保命，无暇生变。”

胡亥听后，立即下诏：“卿忠孝可嘉，准奏。特赐钱十万，以供葬用。”

公子高接到诏书，不死也不行了，于是服毒自尽，被葬于秦始皇墓侧。至此，皇室被害已达四十余人。

皇族遭难，波及诸臣，从郡县到皇城，成百上千的官员被强加上各种罪名，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斩市曹，有的不仅自己被杀，还诛连九族。一场血腥屠杀过后，秦始皇时的旧臣已所剩不多。群臣人人自危，个个欲叛。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为夺帝位，发生过多少父子相争、兄弟互残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其残酷性能与胡亥相比的，能有几个？人们都称秦始皇是暴君，其实胡亥的暴虐程度是秦始皇的几倍。他的残暴性不仅表现在争权上，还表现在逼民上。

四月，胡亥以为帝位已固，自此便可高枕无忧，尽情欢娱。时，阿房宫并未竣工，于是胡亥下诏，广征工役，大兴土木，续修宫室。诏书说：

“先帝以为咸阳宫室过小，故修阿房宫，宫室未成而先帝崩，于是转修骊山陵，今骊山陵已毕，若不续修阿房宫，就是显示先帝的过错，朕承先帝之志，决定复建阿房宫。”

此诏一下，各郡县征调大批工匠，搅得民心涣散，怨声载道。为防备不测事件发生，胡亥又在全国募选了五万才勇双全的武士，入宫屯卫。为满足自己的享乐，他又下令在宫中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如此一来，咸阳顿时骤增了数十万人口，再加上宫中所豢养的禽畜，就是都城再大，也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吃食。于是胡亥又下旨，令全国各郡县筹办食料，随时运往咸阳，不能间断。并且规

定,运送人、畜的粮草,必须自备,不得在都城三百里范围内购买。这样庞大的需要,各地官府从何而来?他们增设了各种苛捐杂税,强行向老百姓征收。工匠由百姓中出,粮食向百姓要,草料从百姓中征。老百姓被逼得卖儿鬻女,十室九空,苦不堪言。

秦末苛政,搅得官不能自保,民不能聊生,全国好似一堆干柴,沾火即燃。有人发难了,有人点火了,这第一个播下火种的人,就是陈涉。

二、陈涉发难

陈胜,字涉,秦末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镇)人。少时家贫,以替人佣耕为生。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他虽清贫,却也学过一些文字;他虽寄人篱下,却有着一股志气。

一年深秋,地里庄稼早已收尽,晴朗的日光照耀着原野,显得格外广阔。村外一棵大树下,站着陈涉。他望着大片的沃土,静静地想着心事:如此多的土地,为什么都属于富人,难道这真的都是上天的安排?不……

一天下午,陈涉和同伴们辍耕来到地头休息。别人都围在一堆聊天,唯他独在一旁默默无语。

“陈涉,你在想什么心事?”一个同伴问。

“我在想,如果将来我富贵了,一定不会忘了你们这些穷兄弟。”

“穷佣工也想富贵,你是否在异想天开?”同伴们发出轰然大笑。

陈涉没有发窘,他用鄙视的眼光看了看同伴们,长叹一声:

“哎!燕雀怎知鸿鹄的志向!”他毕竟读过几本书。

他在卖弄学问？不！他在空发议论？也不！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为了富贵，只要有机会，他会施展一下才能。也许正是这样，他这个穷汉，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才留下了自己一串深深地脚印。

秦二世元年(前 209 年)七月，有诏颁到阳城，征调闾左贫民，出戍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

秦时习俗：富人权贵居右，贫民百姓居左。富人输财可免役，穷人无钱只得冒死服役。

县令奉诏，派人四处征调，一时鸡飞狗叫，搅得百姓昼夜难宁，好不容易征得九百人。在这九百人中，陈涉和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被县令命为屯长。由两名将尉督率众人前往渔阳。

渔阳距阳城有数千里之遥。陈涉、吴广一行走了几日，方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忽遇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尤其是大泽乡这个地方，本就低洼，雨水一下，一片汪洋，行人根本无法通过。这批戍卒只得停住，等待天晴，方可启程。

谁知，大雨一下就是数日，地上的水越积越深，可天仍无转晴的迹象。陈涉、吴广心急如焚，戍卒们也各个心中不安。人们开始骚动起来。陈涉找到吴广。两人以前虽素不相识，但此时已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陈涉把吴广拉到一个无人之处，开口直言：

“现我们被雨水所阻已有多日，不知路途之上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此下去，非误期不可。按照秦律，误期当斩。难道我们白白送死？”

“与其去送死，不如逃走！”吴广跳了起来。

“逃走不是上策。试想，我们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能逃往何处？如被官府抓到，还是要被杀头。走是死，不走也是死，倒不如另图大业，或许还可死里逃生，求得富贵。”陈涉好像下了决心。

吴广认真思索了片刻。

“反就反了，但反也得有个名目？”

“很对，现今天下百姓苦秦已久，极易发动。我近闻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本不该立，当立的应是长子扶苏。扶苏刚毅果敢，因数谏罢役，触怒秦始皇，被调往北境监军。秦始皇驾崩之时，胡亥乘扶苏不在帝侧，遂矫诏杀兄，自立为帝。对此，百姓并不知晓，只闻扶苏贤明，不知扶苏已死。再有故楚将项燕，屡立战功，爱护士卒，后战败被责，有人说他已死，有人说他出亡，至今被楚地百姓所思念。我们图大业，最好借用他们的名义，号召众人，以成大事。”

“你说得极是，就如此办理。”吴广表示同意。

但毕竟事情重大，两人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于是决定去卜卜卦。

陈涉、吴广借故离开了驻地，急忙找到卜者。卜者见二人匆忙而来，知有要事，遂问来意，以便占卜。二人不便明言，只含糊应道：

我们要做件大事，事关生死，不知是否可行？卜者闻后，焚香布卦，然后掐指一算，说：

“足下之事，定能成功，但也有风险，需费一番气力，还要问问鬼神。”

陈涉闻言，心中已明，也不再多问，叫着吴广便走。

“莫非是叫我们去祭祀鬼神？”吴广心中不解。

“不是，楚人信鬼神。卜者的意思，是叫我们假托鬼神，借以服众。”还是陈涉悟得快。

“那我们应怎样做？”吴广问。

“我看这么办！”说着附在吴广的耳边交待了好一阵，于是两人便分头行事。

第二天清晨，陈涉派戍卒出外购鱼，戍卒奉命前往，购得数十尾大鱼而归，交与膳卒收拾。膳卒见其中有一鱼最大，且腹部甚为

膨胀，用刀剖开鱼腹，见里面藏有一帛书，感到很惊奇，展开一看，上写“陈胜王”三字，禁不住掷刀惊呼起来。众卒听到呼声，争先跑来观看，此事迅速在营内传扬开来。有一戍卒跑去报告陈涉。陈涉听后，心中暗喜，却表现出惊恐的样子。

“不可胡说，鱼腹中哪来什么帛书？”

“这是真事！兄弟们正在观看。”

“果有此事？”陈涉装作不解。

“真有此事。”戍卒再一次肯定。

“那就快把它烧掉，不可叫将尉得知。你们不知秦律的严酷？”

戍卒走了，帛书烧掉了，但此事却成营中戍卒们议论的话题。

夜深了。屋外，雨还在下；屋内戍卒们仍在窃窃私语。忽然从外边传来几声奇怪的声音，似狐嗥，仿佛还夹杂着人语。屋内议论之声终止了，大家都在凝神细听。开始感到声音模糊，渐渐听清楚了，第一句好像是“大楚兴”，第二句好像是“陈胜王”。声音是从营地西南角的方向传来。

在营地西南角，有一片丛林，丛林中有一座古祠，此祠年久失修，已十分破败。

大家朝西南方向望去，只见黑糊糊一片。又一声狐嗥传来，这次声音十分清晰，是“大楚兴，陈胜王”。更怪异的是，丛林中还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似灯非灯，似烛非烛，风吹不熄，雨打不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飘浮游动，变化离奇。不久，光失声止。戍卒们本想去看个究竟，一来天黑路滑，二来有令夜间不能外出。于是大家带着满腹的狐疑躺回床上，但谁又能睡得着呢？

天亮了，满营像开了锅的水，到处沸沸扬扬。有人说：“这是天下帛书，告知人间；狐已成仙，故能先知。”有人说：“看来大秦气数已尽，陈胜将代秦称王。”对此，陈胜、吴广看到眼里，喜在心上，庆幸计成。